

# 相看两不厌

他的作品有一个恒定的主题，大山是他热衷于表现的对象，方寸之间仍能感觉勃然的气势。

□ 撰稿 | 唐 羽

十多年前，我去某大酒店出席一个国际玻璃艺术展览的开幕式，在大厅里陈列着十几幅田学森的油画。田学森的名字和作品我并不陌生，经常在新民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他的作品。他的作品有一个恒定的主题，大山是他专注于体悟与表现的对象，报纸副刊登的作品不大，但方寸之间仍能感觉磅礴的山势云海及生命的动能。而面对原作，扑面而来的视觉享受更让人心旷神怡，又好比坐在大鹏背上，鲜活的景观扑面而来，似有狂风欲刺穿耳膜，时而转为一片混沌的苍茫，如陷于云层雾团之中，再行几步，豁然开朗，如乘船渡入芳菲繁胜的桃花源。

接着是2009年，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美展上海展上，我一进门便在一楼大厅左侧看到了田学森的入选作品《交河故城》，巨大的尺幅和恢宏的气势，让观众震撼并记住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说过：“看到田学森的创作，自然以如此亲切静谧又如此巍峨伟岸的方式显现，感受自然与风景获得了新的容颜，古老地貌与文化记忆获得新生，仿佛第一次观看山石，阅读华山。”

田学森早年画过很多写生练习，在公园、大街小巷、农田、山川、上海和欧洲老建筑前一坐就是半天，他还画过人体与肖像，抽象或观念作品也尝试过。2000年去青藏高原写生，蔚蓝旷远的天空，飘浮着洁白如棉的云，身边野芳缤纷如火，生命在大色块中快乐地骚动。田学森感悟到：生命就是一个过程，是一种体验，不能抑止的是自身的激情。外在的存在，在宁静中各归其位，因此而变得宽广。辽阔的高原人迹罕至，大山成了天然的主角，人就是匆匆过客。田学森静谧地体会着眼前的一切，感悟到热烈，比如声音与色彩，应该是简朴深刻的。



田学森作品《无待》，作于2014年。

似乎是一次天启之后，他毅然走进大山的褶皱，而且是华山。华山作为中国的五岳之一，是华夏文明的源泉，它所孕育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博大精深，令田学森神往已久。

面对屹立在历史深处的大山，面对永远保持沉默的大山，数万公里行走，十多年时间积累，强化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，飞鸟、昆虫、鹰隼，还有见人便会惊惶的小兽，以及偶尔可见的樵夫，甚至飘忽不定的白云，都成了他的朋友。

他在大山深处安放、放飞自己的灵魂，在山体的记忆中延续石头的缓慢生长，他有时也会在山上搭起帐篷住一段时间，像农耕时代的山农一样，简朴而孤寂，享受孤独。风餐露宿的艰难，却使他从大山广阔而深刻永恒中获得灵感与滋养，与生灵为友，以造化为师。

从田学森的作品看，他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美术的训练，理论素养不低。他的油画与西方油画很大的不同，就在于借鉴了中国水墨画，流动的气韵是中国的，审美趣味也是中国的，从构图到笔触，都含蓄地表达了中国绘画的精神与技巧，还有诗词的精神。

大自然与人相互赋予情感，物我两忘，人山互化，慢慢登上一重难得的境界。田学森在积累与沉淀中超越自我，在每一幅新作中去经历山穷水复，柳暗花明。尤其是华山主题的油画，从开始的忠实于山体与四时朝暮风云晴雪，到提炼出心中的风景，画面走向简洁概括，炼神还虚。一座新的华山如火山喷发后的地壳运动，终于势不可挡地隆起，带着热量与动能，带着梦想与絮叨。

4月9日至25日，《太华风骨——田学森油画作品二十年回顾展》在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，这便是我们走进田学森华山的极佳机会。让我们去观山、听风、枕流、折花……

## 信息

### 莫奈与印象派大师展

上海外滩的久事国际艺术中心举办的这一展览，共展出玛摩丹莫奈博物馆珍藏的61件艺术品，其中包括莫奈的20幅杰作，涵盖他早中年的《欧洲桥梁——圣拉扎尔火车站》《雪中列车》《落日下的雪景》《荷兰的郁金香田》《吉维尼的黄色鸢尾花》以及晚年的《睡莲》《紫藤》《玫瑰》《日本桥》等。此外，展览还包括了马奈，还有毕沙罗、雷诺阿、德加、西斯莱、莫里索等印象派大师的作品。